

我们与草建立的是怎样的关系呢？住进山里之前，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更没想过那些弱小的生命能给人类带来什么。

一场暴雨之后，我发现房前一排刚刚结果的苹果树不见了，它们毫无例外地掩埋于塌落的山土之中。乍看这情景，不容易发现与草有何关联，当看到与之相连的土岗上，同样的果树安然无恙，才恍然大悟是有草带来的两个相反的结果。

塌落的部分是一处土岗，斜切的断面一直裸露着，东西两侧同属一座土岗，却长满了茂密的荒草。尽管果树与土岗边缘的距离几乎相等，土质也没有什么不同，但草的作用最终决定了果树的命运。也就是从这天开始，我才算真正发现了草的力量，并看到了草与泥土的关系。

至于人与野草，在我的印象里，从来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单边意志，以为野草微不足道，可以任意蹂躏、碾轧、割除、焚毁，或让牲畜肆意吞噬。虽说“天意怜幽草”，可人往往对它并不待见。即便有一天发现它存在的某种意义，比如看到那些因草而完好无损的果树，也会改变对草的认知，但是一转身也许又忘在脑后。

我开始对野草感到愧疚。于是，在走进山谷时，格外留意野草，开通了手机对植物的识别功能，一一记下它们的名字，一端详它们的模样。有时手机识别不清，便将照片转发专家请教。就这样，我很快熟悉了它们，也知道它们喜欢生长在哪些角落。这是很有趣的现象。同是山里的“原住民”，为什么马唐草和狗尾草大都生长在果园的小周边和田头？隐子草为什么不长在树木稀疏、阳光照耀之处，而情愿栖在山石的身后？拂子茅和大油芒本是山中野草里的巨人，为什么偏偏长在矮小周边的画眉草身边？而野青茅为什么只摇曳在一处山坡上，在

致敬野草

杨俊文

其他地方找不到它们的身影？被称为“东北三宝”之一的乌拉草为什么集中在山民经常行走的山路两旁？为什么白颖藎草喜欢长在坚硬的山路上，且总是在春天最先伸出微小的叶片？这个地方长这种草，而那个地方为什么没有？草在风中纷纷摇头。这也许是草的世界里永远的秘密。

有一种事实不言而喻，那便是野草与居住地的关系。比如与泥土，身下的泥土无论贫瘠与否，都是它们最合适的选择；比如与石头，身边的石头为它们遮挡山风，或者把储藏的热量施与它们；比如与阳光，无论林间的光线有多幽暗，毕竟会吝啬地照在它们的头上；比如与一株树，树下有松软的土壤，婆娑的树影也能让它们在酷暑里感受几分阴凉。看来，它们是一个个智慧的群体，深知如何安排自己的命运，一如山民深知如何与大山相依相伴。

仅凭这些，还不能说对野草有了很深的认知，因为已知的部分只是来源于对表象的观察，来源于感性的假设和想象。终究是身体的直觉让我这样看待它们，即便我的目光不再飘忽，甚至对它们已经有过凝视，那也不是出自精神的理解。而想要获得这样的理解，其中的方法并不需要多少论证，

只要把它们看作是不息的生灵便已经足够。这样便会生出对草的怜惜，而怜惜正是与草的共情。人一旦心怀悲悯，再矮小的野草也会与人有平等的高度，也能发出类似于人的低语或呼喊。

我发现，我在今年春天看到的野草，与去年春天看到的野草没有不同。白颖藎草还在山路上，嫩绿的小小的叶片紧贴着泥土，我知道它们在告诉我：春天来了。当所有的草都挺起胸膛，我发现它们依然各自站在原来的位置，就连一种叫作“芒”的草，横斜在母子松之间的几株长茎，今年伸展的形态还是选择了去年的角度和长度。转身一

看，迎面走来的山民，也和去年没有区别，重复着弓背前倾的姿态。我第一次发现人与植物有某种类似，或者说植物类似于人。

说迷茫吧。我的一位朋友是医巫闾山植物研究者，她之前从未在这座大山里发现这种植物，第一次在这里见到它时惊奇不已。芒和荻，外形相似，但芒抽穗后的穗子边缘会长出肉眼不易看到的极细的尖刺，而荻没有明显的芒针。我问她，芒很珍贵？她说，稀有就是珍贵。这回答很哲学，却会让其他的草心生妒忌。当然，这妒忌倒是没有必要。无论是不本科还

是莎草科的野草，虽然开不出鲜艳的花来，但每一种草都有固土润湿、平衡生态的作用，不少还有药用价值，更是昆虫理想的栖息之处。如果说对一株草的轻蔑，便是对生态的漠视，这话未免有酸涩的味道，那么，如果对所有草都不屑一顾，这显然是有些傲慢无知了。

到了霜降便是晚秋。这个时候，我会想起山里的野草，希望走进山里再次打量它们。那年秋天忽然接到朋友电话，问我在山里做什么，我说在山里看草。朋友不解，说这时候哪有好看的草呢！是的，晚秋的草大多已经枯黄，殊不知，高大与渺小、短暂与永恒、柔弱与坚毅，都是关于野草的辩证。也许是我目光的模糊，上次来山里，我并没有意识到路上的白颖藎草，会在此时有惊人的表现。夏日里它们分明被密密的车前草覆盖了，开始进入半睡半醒的状态。我误以为它们到了生命的尽头。谁知一入晚秋，它们变得异常清醒，叶子竟然泛出醒目的嫩绿，正在凭借秋阳最后施舍给大山的余温，拼尽全力为自己来年的复活积蓄能量。这份顽强也许就是它们的生命力。

野草在浩渺的自然界里的表现常常微不可见。不妨设想一下，如果把它们为生命所上演的一切，包括它们的身体状貌、组织结构、属性特征以及能力作用都放大到相当的倍数，那该是怎样的情形呢？我想，这一定会让人从中看到草的精神，也会把它们的某种表现看作是惊人的壮举。

村里终于有人开始谈论草。一座梨园因喷洒灭草剂而寸草未生，黑星病使梨的表面布满了黑斑。另一座梨园因有野草抑制了真菌的繁殖，所有的梨都泛着微黄的光泽。两位村民经过一番比对之后，一个人说：“没草不行。”一个人说：“多亏有草。”

一条小溪自泉眼涌出，汨汨流淌，与另外的溪流汇合，成为一条小河。小河一路向前，又接纳了更多的溪流，逐渐成为一条水量丰沛的大河，最后汇入大海，波光潋滟、浩渺无垠。

这是每个人都了解的自然现象。读书的情形其实也是如此。那种能够带来巨大乐趣与丰硕收获的阅读行为，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发生和呈现的。从单一到丰富，从局促到辽阔，从轻薄到厚重，这个过程，伴随着不断的接纳与扩展、重构与整合。

就以阅读自然文学作品为例。近年来，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这一理念的引领之下，以促进生态美好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宗旨的自然文学写作蔚为大观，诞生了不少优秀作品。但一个有追求的读者，不能满足于仅仅阅读当下的作品，而应该将这—领域古今中外的名著，都纳入阅读视野。譬如美国的自然文学写作，几百年间产生了很多名著，如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、利奥波德的《沙乡年鉴》、卡逊的《寂静的春天》等。它们对推动环境保护立法、培育民众生态意识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。阅读它们，有助于在历史的轴线上把握这一文学流派的发展脉络和重要意义。

随着阅读的深入，一定会发现，自然文学的思想资源，很早就蕴藏在本土传统智慧中，一直可以追溯到诸子思想诞生的源头。庄子主张“天人不相胜”，强调顺应自然规律，尊重万物价值。儒家也倡导让大自然适时休养生息。“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”，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里的这一句，体现的就是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理念。其后数千年间，这些观念深刻影响了文学艺术领域。读者会从大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，读到作者对于大自然的深情，譬如陶渊明的诗句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“孟夏草木长，绕屋树扶疏”……这些朴素而隽永的诗句，寄寓了至为真挚的自然之爱。

如果将这些自然文学名作比喻为一处园林，那么阅读者就是一位不知屢足的游客。他到处走动，东张西望。某个时候他会发现，自己的目光掠过了眼

前这片文学林木的树梢，投向了相邻的一座园林，那里面栽种的是另外一些修竹佳木，在精神的植物分类学谱系里，它们属于哲学、生态学、环境伦理学等不同的科属。两个园林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阻隔，树木彼此枝柯错杂，气息交融，让他心醉神迷。一个远超过自己预期的、丰富阔大的精神天地，在他面前悄然展现。

这样的读书，不再是被动的领受，而成为创造性的增值行为。一种辽阔幽深的目光，引领着他不断地扩张阅读版图。他成为一个跨界者，那一道过去看上去坚固分明的学科界限的藩篱，已经悄无声息地消融。世界在眼前延伸，一直通往天边，风光无限。来自不同时代、地域的知识和智慧融会贯通，依照内在逻辑被重新建构起来，成为有着巨大发育潜能的精神有机体胚胎，在阅读者灵魂深处逐渐成长，重塑他的精神生命的优良质地。

其实，哪一个重要的主题领域不是如此呢？关于成长、关于命运、关于信仰……都可以沿着这样的阅读路径，从一本书走向另一本书，互相参照印证，彼此启发补充，精神天空日益高远寥廓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说阅读仿佛是溪水的汇流，从狭窄细弱到宽阔满急，最终成为一条泱泱大河。

有水位差或者说压力差的存在，水就能流动起来。让阅读得以持续进行下去的，是源自阅读者心灵的一种力量。永不能满足，充满好奇，对知识和智慧的无比倾心，穷尽一切的强烈意愿……它们就是阅读这一行为中的水位差。它是一股不竭的动力，推动着阅读者乐此不疲，走向属于自己的丰富和浩瀚。为了充分感受精神的魅力，让我们努力培植这种能力吧。



千年苏铁有话说

张 亮

没有哪一片古老植物，像攀枝花苏铁这般，38.92万株同一物种，成片生长在金沙江干热河谷。整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梁卯连绵、沟壑纵横，野生苏铁散落在群山坡地上。眼前步道通达的景致，不过是广袤保护区对外开放的小小一隅。

立秋时节雨纷纷。许是雨丝打消了不少游人想来苏铁山的心思，对外开放的科普区，只有一小队游客在林间绿意中穿梭。一听讲解员的声音，我就知道又是苏铁保护中心办公室的小曾，赶紧跟了上去。

第一次听小曾讲解，是跟随数位朋友前来观看心心念念的铁树开花。不承想，小曾并没有径直领我们去苏铁园，而是带着先去看一处生态修复带。

小曾介绍，过去那里是石灰石厂矿的矿坑。为了保护苏铁，矿山全面关停，有序退出。经过多年修复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已是绿意覆盖的坡面。

昔日矿山留下的创面就在身旁，覆土之上，草木慢慢苏醒，绿意重新归来。苏铁并不孤立生长在这片山坡，它和河谷的风、风掠过的土、土上的一草一木，甚至飞禽走兽，紧紧缠绕在一起。

许多游客原本只为寻访苏铁而来，目光流连于铁树开花的奇观，而小曾总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向这片修复之地，把矿山的往事轻轻道出。

理解了小曾的有心之举，我对这个小伙子不禁暗自佩服。常年在山中行走，小曾熟悉这里的每一株草木。哪一处苏铁皮刚被白腹锦鸡啄过，哪一处新苗破土抽芽，风雨对枝叶的浸染在哪里留痕，他都了然于胸。

雨住了，我们正巧经过一株叶片泛黄的苏铁。小曾指着其上方飞舞的一只紫蓝色蝴蝶说，这叫曲纹紫灰蝶，会把卵产在苏铁叶片上。卵孵化之后，低龄幼虫成群聚集吸食叶片，严重时只留下叶脉与叶柄。生命之间的纠缠，自古已然。

不知不觉进入苏铁园。一株苏铁雄花高耸如粗硕的玉米棒子，散发金色的光芒，雌花如一团棕色的绒球，外面苞片如同干枯连瓣层层包裹。待到完全成熟，



▲油画《湖中小屋》，作者苏天赐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母亲，你是诗的全部

嘉阳拉姆

当你遇到生活的沟壑
弯腰靠近麦穗时
就碰到麦芒的金光
那时，你是妻子，是儿媳

我早先于白发，来到你身体里
花开在你眉间
晨光落在你微红的双颊
山溪在你歌声里回荡
那时，你将是母亲，你已是母亲

回想39年前
疼痛与汗珠走向你时
我一定抱着最美的花
携带最亮的光，走向木楼
笃定跟随你，喊一声“阿娘”

你给我花一样的衣裳、铃铛帽
你教我地一般的慈悲的仁厚
而你的爱是我回家的温暖
我唯有像溪水一般，每一天清激
欢快

把细水流唱与你



黄河滩西瓜

马万里

当我打开一个西瓜，我就拥有一个甜蜜的夏天。

此时我立在河南武陟县南古村黄河滩的瓜地里，身后是黄河大桥。一地的西瓜，圆滚滚的，外表翠绿如玉。

一条大河在村南边静静流过，几百亩瓜田绿意浩荡，给黄河镶了一道翡翠色的边。五六个瓜农正弯腰摘瓜，三四个人在传递着西瓜装车。瓜农们戴着草帽，脖上搭着的毛巾直往下滴水，脚上趿拉的鞋上全是泥水。看到瓜农那么辛苦，大家都说要买一些西瓜。我跟瓜农一同站在太阳下，汗水流到眼里觉得难受，7月的风热辣辣的，吹得脸颊滚烫。

瓜农说，他们这茬瓜，4月底就种上了。种之前，要先养地，施优质农家肥。精挑细选的种子还要经过杀菌处理，然后才育苗。定苗后，苗怕冷，要迅速加盖薄膜。等西瓜苗开出小黄花后，就要人工授粉，这种活通常需要在早上5点到8点之间完成，把两朵小黄花并在一起，就是人工授粉了。

最后是瓜坐胎，花朵下边先是结出一个小拇指肚一般大的小西瓜，西瓜上长着一层细细密密的茸毛。这茸毛不敢用手去摸，一摸瓜就不长了。然后瓜蛋蛋一天一个样，这中间还需要常去瓜地扶苗、拔草、施农家肥，同时还要风调雨顺的加持。

看着瓜农被风吹皱的脸庞，我想起了我的姥姥，她是在黄河边长大的，家里也有几亩滩地。种西瓜、种西瓜，眼看着青瓜蛋蛋一天天长大、长圆了，汛期却来了。黄河涨水，她和家人连夜跟大水抢西瓜。那种被水撵着跑、被水打翻又站起来的凶险，一直让她刻骨铭心。那个年代，黄河发水时滩地汪洋一片，吞没所有的庄稼。现在好了，经过治理后，黄河岁岁安澜，静静地给这片土地提供水分与滋养……

我正沉浸在回忆中，不知不觉间卡车已被西瓜填满，他们启动了车子，说是要进城卖瓜。我知道他们还要面临另一种辛苦：西瓜不喜水，一遇到雨水，瓜就崩了，瓜农一季的辛苦就白费了，所以他们一定要赶在汛期之前抢收，尽快送到城里市场上。

我曾无数次见过瓜农将车停在城市的街头巷尾，听过他们叫卖的声音：“黄河滩大西瓜，不甜不要钱。”路人有不会挑瓜的，总喜欢弹来弹去，瓜农就会帮着挑，有时还会切一个小小三角口，让买瓜的人尝尝。若遇见年龄大的人，还会给人家送到楼上，一口水也不喝，转身就走。

我们每个人都从地里买了一大麻袋西瓜。车窗外，黄河被落日染红，尽显无言的壮美。过不了多久，西瓜就要拉秧了。到时候，黄河滩地就会露出黄铜色的皮肤，来不及歇息，瓜农就又开始播种晚玉米了。秋季又将迎来一个大丰收！而黄河在一旁默默流淌，生生不息。